

二里头遗址又有重大新发现

首次完整揭示出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昨日,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时,聚焦夏商周大型都邑遗址的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珍贵研究资料。其中,二里头遗址首次完整揭示出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7号基址航拍平面(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延伸阅读

夏商周大型都邑遗址其他新发现

□据 中国新闻网

●殷墟遗址

殷墟遗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洹河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洹河北岸地区初现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骨干道路网络格局,发现有多条道路和路沟,在武官东地考古发掘确认一条纵向干道L3的路沟长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每组间距为1.2米,这是已发现的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干道。路沟的宽度超过15米,最宽处近30米,是已发现的最宽的干道路沟。

在王陵区西围沟内探出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带一条墓道;钻探确认王陵区一带西周早期遗址的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在商王陵区西围沟东面发掘祭祀坑48座,祭祀坑分大、中、小3类,以大型为主,通过发掘确认可分为6排,多殉葬马,此外还有人、牛、狗、猪、象、鸟等。

●钟村墓地

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一处夏商之际高等级墓地。截至目前,该墓地共发掘5座夏商之际高等级墓葬。

这些墓葬集中分布、排列有序,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其中,M10规模最大,长、宽均超过6米,墓室面积达46平方米。墓室为竖穴土坑,有熟土二层台,内用石块构筑大型石椁,长宽均达4米,石椁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放置3个木棺,棺内各葬1人。中棺内为男性,身体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陪葬的女性位于两侧,身体涂朱较薄,无随葬品。北壁有壁龛,龛内殉葬有1名男性。椁室内北侧置长方器物箱,出土有漆木器、陶鬲、陶罐。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3600年至3000年。

三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及建筑基址各1处。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面积超1000平方米,发现成堆存放的石料、坯料坑、废料堆积及成品石斧坑等,出土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石琮、石斗笠状器、石蛇在内的20余种玉石器,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250年。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人工土台可分为三级,表面发现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

发现迄今所知最宽的排房建筑

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区,遗址中心区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年代距今约3750年至3520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工作,发现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是以多条主干道路和墙垣规划形成的多网格式布局,掌握了二里头都邑总体布局框架的更多细节。

近年来,考古人员把工作转向继续探索更多的主干道路和墙垣,重要区域道路和墙垣的保存状况、结构、时代和演变情况,各网格区域的内涵、布局、结构、时代演变、相互联系和区别等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布局探索再次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心新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一处(17号建筑基址),修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在基址北部清理出一组排房式建筑,面阔超过44米,进深近7米,面积约310



古城村遗址东北角航拍图

平方米,自东向西可分为5间,推断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这是二里头都邑迄今所知最宽的排房建筑。

同时,二里头都邑首次揭示出十字路口区域四座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由这次发现的工西一区围墙东北角和之前在宫殿区西南路口发掘的其他3个区域的围墙组成。这些重要的新发现极大推动对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形成及发展过程,各网格内涵、特征、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探索。

这道夯土墙,极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城墙

偃师古城村遗址新发现一道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夯土墙,它极可能是中国考古人苦苦寻找60余年的二里头都邑城墙。

古城村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河北岸,两者直线距离约1.3公里。自2021年以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联合开展工作,陆续发现3条二里头文化壕沟(G1、G2、G3)和1道夯土墙。

其中,G2、G3、夯土墙大致平行,均位于古城村遗址东、北部。西南—东北走向部分长度超过1800米,南北走向部分长度超过300米。

“G2、G3和夯土墙,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时代大致相同,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因此推测它们极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古城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程召辉说。

一直以来,由于二里头遗址未找到城墙,成为萦绕几代考古人心头的遗憾。“此次发现,为探索二里头都邑整体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程召辉说,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明确壕沟、夯土墙的范围、性质,对其围合区域的内涵、时代和性质等问题开展进一步探索。